

主題類別：5-3、性別平等教育新興議題研究

作者姓名：古家餘

服務單位與職稱：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

Email：koocoo66@gmail.com

### 女性學科領域的女性處境：以中文系為例

我國自 93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制定公布施行迄今十年，該法促進教育現場性別平等目標。性平教育專家針對性別區隔的課程設計、與帶有性別偏見的教材提出檢討與改進方式，納入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章加以規定。另外，兩性在非傳統領域之處境研究，開始受到關注。

然而，關注男女在非傳統領域之處境時，女性在傳統女性領域之處境。本文以台灣中文系為例，運用文本以及訪談資料，探討傳統女性領域中的女性處境，包含大學校園經驗、研究領域選擇、教師經驗，分析傳統女性科系的性別權力結構如何影響女性在傳統女性科系中的經驗。研究發現女性在傳統女性領域並未呈現「男理工、女人文」預設女性在人文科系較占優勢，相反地，性別政治以更細微的方式，與知識論述、領域權力結構互動之下，女性仍處於次要位置。本研究希冀能為性別平等教育研究與政策發展開啟不同視野，將社會變遷與性別史概念融入分析，提供性別教育研究議題上有新的視角。

關鍵字：性別隔離、性別與知識、女性學科

台灣自 2004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制定公布迄今 2014 年，施行屆滿十周年。在

6月23日成果記者會上，教育部發表十年推行成果。依據高教女性比例、各級學校女性主管比例、高教學科領域的性別隔離程度等教育統計指標分析，教育部表示，我國教育領域中的性別差異已逐年降低。<sup>1</sup>

首先，就高教女性比例而言，女性教師部分比例逐年提升，比較2006年與2013年，女性助理教授從31.03%提升至38.39%，女副教授從26.93%提升至31.33%，女教授從16.34%提升至19.61%，如下所示：

表一：2006年與2013年高等教育女性教員增加比例

	2006年	2013年	增加比例
女助理教授比例	31.03%	38.39%	7.36%
女副教授比例	26.93%	31.33%	4.4%
女教授比例	16.34%	19.61%	3.27%

在學生方面，比較2006學年度與2014學年度，學士班學生性別比率大致相當。碩士班與博士班相較於性別平等教育法立法之前，女性比率分別由37.8%提升至43.4%，博士班由24.8%提升至30.5%，提升幅度分別為5.6個及5.7個百分點。

第二，就各級學校一級主管性別差異而言，教育部表示各階級女性主管人數均有成長，97學年度至102學年度，各級學校一級主管之性別差異逐年縮小：國小女性一級主管比重，從47.22%提升至51.13%；國中從51.29%提升至54.09%；高中從42.84%提升至48.35%，高職從36.75%提升至40.77%，大專校院則從20.66%提升至23.35%。顯示，國中小及高中階段一級主管已達「性別平權」；高職及大專校院女性一級主管比重雖仍偏低，但在十年的努力之下，已逐漸提升。如下表：

表二：2008年與2013年各級學校女性一級主管增加比例

<sup>1</sup> 大成報，〈性別平等教育法實施十週年教育部積極回應各界意見及相關成果之說明〉。大成報：2014年06月29日，[http://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8&n\\_id=62330](http://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8&n_id=62330)。(檢索日期：2014年6月30日)

	國小	國中	高中	高職	大專
2008 年	47.22%	51.29%	42.84%	36.74%	20.66%
2013 年	51.13%	54.09%	48.35%	40.77%	23.35%
增加	3.91%	2.8%	5.51%	4.03%	2.69%

第三、高等教育就讀學科領域性別區隔現象仍存在。2013 學年高等教育女性學生多以「醫藥衛生及社福」、「人文藝術」、「教育」領域為主，男性則在「工程」及「科學」領域遠高於女性。與 2004 學年相較，女性就讀「工程」領域之比率由 12.67% 增至 14.55%，教育部表示性別區隔的現象已有逐漸改善趨勢。

各階層女性比例提高，性別差異縮小是值得肯定的現象，然而，未考量社會變遷脈絡下的領域變化，一味以數據平等當作性別平等證明，忽略了社會變遷下父權意識形態展現形式轉變的可能性，無助於性別實質平等的發展，應當要進一步思考數據的意涵。

高教女性教師方面，7 年間，最高比例女性所在的助理教授等級（低階）成長速度最快、低比例女性所在的教授等級（高階）成長速度最慢，顯示管漏現象造成女性增加速率上下成長速率不均，玻璃天花板阻礙女性對於更高成就的追求。學生方面，受到高等教育擴張的影響，約在 1990 年，兩性比例已達 1:1，2000 年後甚至出現 2:1 女多於男的情形，<sup>2</sup> 與性平施行與否關係不大。而女性碩博士人數比例的成長是否能代表高教性別差異縮小，還是大學擴張、研究所廣設的效應，有待思考。也就是說，縱使整體女性比例增加，仍需機構內不同階層與領域的性別比例變化，女性低階人數成長速率大於高階的現象，也許是社會變遷下領域擴張的結果，而非性別平等教育的成效。

同理，就各級學校一級主管性別差異而言，教育部表示各階級女性主管人數均有成長、國中小及高中階段一級女性主管比例接近 50% 已達「性別平權」的說

<sup>2</sup> 劉正、陳建州，〈台灣高等教育學習領域之性別隔離與變遷〉，頁 11。

法，亦是去脈絡的分析。上下發展速率不均的情形類似高教女性發展速率——層級越高，女性成長的速率越低。「專業」性質越高的領域還是以男性居多，女性人數與女性主管比例仍是低度成長。

在《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年》中，游美惠表示「性別與教育分流」的問題仍然明顯可見。<sup>3</sup> 事實上在教育部公布的統計，施行十年僅有工程領域有2個百分點成長，並不能說明性別隔離現象說明有「逐漸改善的趨勢」(這個詞表面上是正向肯定的，實際上充滿多重不確定，不過可能是記者的用詞)。高教擴張提供女性更多的就讀機會，但是也因為擴張，內部領域出現階層化發展、強化性別隔離現象。性別差異已從受教權的有無，轉變為領域的分佈。因此，就前述一、二點論及的個別階層女性人數比例增加，是高教擴張的結果——整體擴張後領域階層化、性別化造成低階層女性人數上的增長速率高於高階的速率，無關性別平等。那麼，個別階層的女性人數比例，無法作為性別平等指標，應思考性別教育應當著重階層間、領域間的性別比例、增加速率、分布狀態。

本土關於女性與人文科系的研究不多，因為台灣性別平等運動的發展趨勢，性別平等教育與性別教育研究偏重檢討環境與教材的性別刻板印象與不友善因素，以疏通男理工／女人文的性別區隔界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三章第19條：

1. 教師使用教材及從事教育活動時，應具備性別平等意識，破除性別刻板印象，避免性別偏見及性別歧視。
2. 教師應鼓勵學生修習非傳統性別之學科領域。

顯示性平教育政策在消弭學科領域的差異的方法是致力在學生投入非傳統性別學科領域，更直接的說是讓多女性投入理工領域，使女性在理工領域學習中的阻礙減少。這預設了女性在「傳統」女性領域阻礙較小，<sup>4</sup> 忽略女性在其中的處境如何，也較少探討女性科系的性別關係。

---

<sup>3</sup> 游美惠，〈性別教育向前行？〉，見陳瑤華主編《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年》，頁209-239。

<sup>4</sup> 在此，傳統是依性平法所言，實際上並不精確。國府遷台初期，兩性在高教的比例相差懸殊，鮮少有女性能就讀大學，幾乎科系都是男性為主。因此，學科作為知識與性別不斷互動下的產物，何謂傳統性別學科難以定義。

Kim Thomas 訪談美國大學科學與人文領域教師與男女學生的學習動機、學習經驗與自我期許，探討性別與不同領域高等教育的關係。他發現性別不只是兩性的生理差異，是關於陽剛／陰柔特質的具體性別價值，判斷男性／女性合宜／不合宜的行為舉止，更影響男性／女性對特定行為的舒適（合宜）與不舒適（不合宜）感覺。男性僅需透過表達他們對不陽剛／陰柔的畏懼就足以表達陽剛特質。相較之下，女性與性別價值的關係就顯得複雜，成功的行為與女性特質常常是衝突的，使女性易陷入困惑與矛盾。<sup>5</sup>

學科的特性讓少數性別在不同領域處境不能類比。科學科系是一個強調理性，需要團體合作，學習客觀知識與操作方法，透過評論標準化的考試決定學生成績。而人文科系則是期望學生以客觀的角度表達主觀的想法，不太需要團體合作，沒有特定知識專業模式可以依循，透過口頭報告與考試決定學生成績，較偏向個人主義思維。<sup>6</sup>

因此，作為少數的男性在人文領域處境，與少數女性在科學領域處境截然不同。比起少數女性在科學領域中要不斷得證明自己「跟男性一樣好」，同樣作為少數族群的男性在人文科系中卻是突出的，他們和女同學互動相對容易，不會受到排擠，甚至還會受到特別的禮遇。在個人主義非常被強調的人文領域，男性無須證明自己跟女性一樣好，透過展現其男性陽剛特質，表現具主動又攻擊性，不循規蹈矩，同時客觀不帶情緒，讓他們的性別優勢地位得以鞏固。相反的，作為人數上優勢性別，英文系女生被視為情緒化、不客觀的性別，在男性中心思維的評判下，她們的思考表達方式是劣等的。也因人數上眾多，反而使女性掩沒於群體裡，在強調個人的科系中，不易辨識，個人特色難以強調。男性在高等教育裡，無論何種領域，科學或人文，都受到科學的影響，賦予男性理性客觀想像與正面評價。雖然在人文科系同時要求方法與感想（想法／情緒）下，事實上對感想是負面價值的，給予方法、客觀、科學事實正面評價。

---

<sup>5</sup> Thomas, *Gender and Subject in Higher Education*, pp. 139-183.

<sup>6</sup> 同註 5。

同樣也是高度女性化的家政（home economics）科系，美國早期家政推動者將家政教育看成是能將婦女從個人家庭推展到貢獻廣大社會的課程，一種適合女性的科學知識教育。1920年代，開始在大學裡設立家政科系，確實吸引到一些想從事科學研究的女性。隨著大學擴張，1950年後，就讀家政系的學生越來越少，家政推動者不斷將課程必修年齡下修，至7、8年級，期望家政課程為所有女性的通識課程，及早準備她們的生涯職業——母職。原本家政系的宗旨受性別刻板印象與父權思想的限制，窄化剩下家務技術，大部分是煮菜跟縫紉——刻板印象的中產階級家庭母職角色。<sup>7</sup>

但1950年代開始大學中，特別是名望較高，家政科系遭受質疑。家政教育者急於尋求社會的支持，除了再次重申家政教育對美國社會的重要性，另增加聘用有博士學位的男性教師，希望提升家政科系的專業形象。1950中到1960年代，女性主管陸續退休，男性職員逐步接管家政，積極推動轉型。為挽救家政系在大學校園中的頹勢，家政系開始轉型為符合男性知識需求的科學領域科系，如營養科學（nutritional science）、人類發展（human development）、人類生態（human ecology），接近早期推動者的知識想像，但較為中性，吸引男性學生加入。<sup>8</sup> 科系性別化影響人們看待這門學科的方式，即知識內容差異不大，女性化使得學科專業性減損，為了重建它的名譽，徵求男性的加入，再次鞏固性別階序關係。

徐宗國研究發現男護士如何利用男性性別角色重新定義護理工作的科學、專業性，一方面，避免他們的性別與工作角色的不對稱性，把原護理工作範圍加以拓展為適合男性氣質的工作。另一方面強化女性氣質天生擅於照顧工作，但有欠專業科學裡性，在既有領域作性別區隔，強調男性在護理工作的優越性。徐將這種意識到自己自身性別與領域的不對稱，為領域內涵作出的重新定義，在傳統領域中開闢一個新的、更適合少數性別進入的工作內容，是一種拓邊工作（expansion），使少數性別在性別化的領域中找到安身之處，這也使男性在護理

---

<sup>7</sup> Apple, "Liberal Arts or Vocational Training? Home Economics Education for Girls," pp. 79-95.

<sup>8</sup> Rossiter, "The Men Move In: Home Economics, 1950-1970," pp. 96-117.

工作中雖然是性別上的少數，卻具有相當的優勢。<sup>9</sup>

值得注意的是，單一領域性別化發展本身不是性別平等問題，領域的男女比例或多或少都會受到社會性別價值的影響，性別比不可能如同男女自然出生機率接近 1：1（更精確是 100:105）分配在任何地方。以兩性人數平衡作為性別平等的指標，是過度信服教育複製論，認為性別失衡將導致少數性別學習對象的缺乏，恐顛倒性別化發展與相伴的領域內涵轉變之間的因果關係。追求數字上的性別平等，除了預設生理性別（sex）與社會性別（gender）間有牢不可破的必然關係，並且鞏固基於生理性別的性別分工，將無法帶來實質的性別平等。

所以，領域的性別化、或性別不平衡發展並不是性別平等問題，沒有優劣之別。釐清特定領域女性化脈絡下，因性別規範、性別特質與領域知識形構的性別政治、給予不同性別的差別對待，才是性別平等教育當思考的問題。本文以五名 1950 到 1960 年出身的中文系女教師（其中四名後來成為中文系女教授，三名擔任過主管職）的經驗為主，探討女性在女性學科領域中的處境。

1945 年後中華民國政府從日本手中接收台灣，為幫助政令的推行以及加強人民對中政府的認同，以確保在台灣的政治穩固性，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請求教育部派國語專家前來台灣，協助國語推行。至 1948 年，國共內戰戰敗，中華民國政府退至台灣，對外喊出反攻大陸之口號，對內也亟需加強台灣人民對政府的認同感。在國家力量的支持與中文系主流的知識建構下，塑造中文系是以傳承中華文化為宗旨、培養文化人才，有著崇高文化理念的科系。

然而，歷年聯考錄取分數的高低，反映科系的熱門程度，而熱門程度取決於畢業生就業難易、畢業生可從事行業的社經地位：職業薪水越低，相對應的科系就越冷門，錄取分數越低。中文系不熱門的原因來自於社會對中文系出路的疑慮，雖然不乏愛好文藝、有文化使命的學生以第一志願就讀中文系，其錄取分數不高，甚至被視為冷門科系。

中文、歷史、哲學系的課程，除了師範體系有提供教師專業訓練課程，將來

---

<sup>9</sup> 徐宗國，〈拓邊照顧工作：男護士在女人工作世界中得其所〉，頁 163-210。

可投入中小學教育，一般大學的中文系職業對應性低。<sup>10</sup> 中文系主要的出路，如教師（國中小、高中）、研究者（大學）、記者、出版業，能稱得上是一份穩定的工作，社經地位普通。在勞動市場中，中文系崇高的文化理念，無法轉兌現為高勞動價值，四年的教育投資報酬率低，是充滿理想性的不理想選擇。職業對應性、專業訓練明確的理工科系最為熱門，乙組（文法商）是比較次等的選擇。中文系的專業訓練不確定性高，未有明確職業對應是中文系不熱門的主因。

社會對兩性投入收入不明確的科系看法不一。對於未賦予承擔原生或婚姻家庭經濟責任的女性，追求自我興趣、投入出路不明確領域的容忍度相對高。若未來擔任中小學老師，是收入穩定可兼顧家庭的理想工作。即使因結婚生子離開職場，中文系的知識雖然無法理財，仍可用於相夫教子，將「固有倫理價值」傳遞給幼兒，女性選讀中文系較為社會大眾接受。反觀男性，未來被期望負擔家庭收入，往理工科或商科發展較為理想。

就讀中文系的學生，首先可粗略分為兩種類型：一，分數取向、二，志願取向。分數取向錄取是因考試成績剛好落在中文系而錄取，本身對於中文系沒有強烈熱誠，可能準備轉換領域。第二種則是在科系選擇上以中文系為目標的志願取向，本身對中文系所學有興趣。但每個人興趣不同，對中文系的理解亦有所不同。志願取向大致可分三種：一，職業取向、二，國家文化使命取向、二，文學愛好取向。

比起較常男性較常以公開形式，書寫自己不符合社會期待選擇中文系就讀的國家文化使命感，女性則因愛好文學或職業取向選擇中文系居多。性別與職業相對性、興趣／學術之間有複雜的關係。從前述社會對中文系的出路疑慮，可知文史哲在大學科系中是職業相對性低、興趣成分高的科系，其中哲學系的教師性別

---

<sup>10</sup> 師範體系包含師範大學與教育大學（前身為師範專科學校、師範學院，前者以培育中等學校（高中、高職、國中）師資為目的，後者以培育小學師資為主。而師範院校原先以公費吸引素質優良之學生就讀，但在教師法鬆綁後，教師不一定要出身師範院校，1994年師範院校師培生亦由公費改為自費，除少數公費生外，免學雜費與職業保障的優勢消失。另外，中小學無哲學課程，哲學系的課程無助於投入中小學教職，職業相關性是文史哲三系中最低，錄取分數較低，經常被視為跳板科系。

比例可以幫助理解中文系性別化知識與認識形成的性別政治。比中文系，哲學系職業相對性更低、學術成分相對高，以哲學系為志願者（當轉系跳板的不算）必對哲學有高度的興趣、未來職業充滿高度不確定性。直接相關且具體的出路當屬哲學教授，可兼顧職業與學術興趣，觀察今日哲學系的女男比例，學生方面（如表 1）大致呈現 1:1；<sup>11</sup> 但教師方面，如台大哲學系 0:21、政大哲學系 3:12、中正哲學系 1:12。比起中文系逐漸從女少男多發展成男高女低的師資結構，哲學系仍停留在女少男多的階段。女性在文科中的處境並不如「男理工、女人文」的預設，在人文領域有好的發展。

興趣的強度來自於放棄既有（或應有）成就、承擔社會壓力的多寡。放棄越多、承擔越重，越能證明興趣不只是一種個人的文藝喜好，而是學術研究的強烈企圖。國文老師雖然被視為適合女性的工作，可是選讀動機太過世俗、不夠純粹，長久下來被視為制式僵化的工作、社經地位也不高。但女性純粹喜好文學動機選讀中文系，無法證明放棄什麼、承擔什麼，沒有強烈的企圖心，顯得動機薄弱，難以將興趣轉換為學術志向。哲學系懸殊的教師性別比例原因也許在此。男性在職業相對性低、興趣成分高的人文科系中，反而能運用「性別不適任」證明自己的企圖心，甚至是超越個人層次的文化責任。

因此，中文系女性化是把雙面刃，造成中文系男性不適任，但也使中文系男性易脫穎而出。小玲表示中文系男生人數雖少，表現兩極化，「一種是他是本來就對文史有興趣，或是進來逐漸產生興趣，通常這種就會念得很好，表現優秀，一直念讀到博士。還有一種就沒興趣的，照分數發進來，上課就無精打采的。」女生人數眾多但比較「看不出來」。<sup>12</sup> 原因正是中文系的女性化（職業相應性低、興趣成分高）無法提供社經地位高的職業對應，因分數進中文系的男性，其志趣不和來自於性別不適任，不附和一般男性角色期待，無志於中文領域，以致課堂

---

<sup>11</sup> 整理自教育部統計處性別統計專區表 1998-2011 年文史哲三系學生性別人數，見古家餘，〈戰後台灣中國文學系的性別政治，1945-2014〉，頁九，表 1。

<sup>12</sup> 「看不出來」是小玲談完她對中文系男生的觀察後，我追問女生是否也呈現兩極化，她回答「女生比較看不出來」。

表現不佳。另一種表現傑出的男性，也是運用「性別不適任」來襯托男性投入無職業相對性領域的學術企圖心，容易受到賞識，晉升快速。而女性就讀女性化的中文系，符合社會對女性角色的期，卻因「性別適任」阻礙女性展現企圖心，造成中文系女學生同質化：女性企圖心強弱、學業表現好壞，都「看不出來」，集中在中間地帶。換言之，男性在女性化科系的「不適性」正是男性能脫穎而出的關鍵。

1987年，台灣宣布解除長達38年的戒嚴令，恢復人民集會結社、言論自由等權力，1989年柏林圍牆倒下象徵全球冷戰結束。國民黨專政、反共色彩的言論逐漸淡去。同期，台灣高等教育逐漸擴張，師專、商專、工專等專科學校陸續改制為大學、與新設立的大學陸續成立。中文系如雨後春筍般出現，至2014年止，全台共有42間中文相關科系，其中27間是1987年之後改制或新成立的（參附二）。

高教擴張除了增加了中文系的數量，也擴大中文系內部的異質性、階層化效應。<sup>13</sup> 1987年後成立中文系的學校，多屬專科學校因應升格大學之需要而設立：師專國文組轉型而成師院中文系；工專、商專背景大學的中文系就屬新設立。依大學法規定，大學得具備三個學院以上，1987年後成立的中文系與該校設立相隔一段時間，顯然成立中文系就是因應改制需要而成立的。加上經費的考量，私校經費不如國立，成立文學院成本相對低，因此以私校居多。社會經濟變遷，黨國色彩的淡化，此時期成立的中文系，政治性文化傳承意涵降低，加上本來專科職業取向的特色，系所宗旨展現出與1987以前不同的樣態，不再以傳承中華文化為主要宗旨，開始以更切合當代社會需求的文化目的表述之。於是，隨高教擴張而廣設的中文系，內部演化出與早期中文系強調研究不同的教學／實用取向特色。

強調實用取向的中文系無助於突破中文系缺乏職業對應性的困境，反而造成中文系內部的階層化，新設立、私立、研究性質低的中文系，成為聲望較低的中

---

<sup>13</sup> 謝小芬，〈性別與教育機會：以二所北市國中為例〉，頁179-201。

文系。因為，應用定義的寬鬆使得個別領域的專業性不足。該系所指之應用 / 相關出路與傳統中文系課程沒有絕對關聯性，其專業的基礎也並非傳統中文系課程的知識上，在其他人文科系中也可獲得。嚴格說起，應用課程 / 相關出路的共通性，是使用中文字，各別職業均仰賴額外專業訓練才能獲得。例如，新聞人員的專業是新聞編輯、工商業管理人才的專業知識是工商業管理知識，中文只是工作上經常使用的語言文字，因此，傳統中文課程並不能稱得上是該項職業的專業、必需知識。另外，從事各行各業的基礎人員並不能構成一門專業，其工作性質偏向專業知識低階、基層 / 取代性高，職業對應性相當低，易淪為其他學科的附庸與代工。因此，這些新成立的中文系，可以說是邊緣科系的邊緣。

該系專任教師所列專長，與一般大學中文系專任教師無異，大多是思想、小學、文學與語文教學的專長。該系強調的應用特色、商業職場等等實用技能，卻多是由系外或兼任老師來授課。這不再次顯示應用與傳統中文無法整併為一個領域，也無法構成一門專業，只是在原本中文系課程外補充文字工作的基礎課程。否則，這些負責職能應用課程的老師應當納入該系專任，而非與他系共用。強調應用職能的中文系，其權力核心與權力結構，與傳統中文系並沒有差異，延續文學、思想、小學的教師結構，具有實用職能的教師位處邊緣。

1980 至 1990 年是 1950 至 1960 年次的中文系女生走入職場的年代。阿美大學畢業後沒有在中文領域深造。阿華是專科畢業後就去中小學服務，2000 年左右才因緣際會轉入大專體系。小玲則是 1990 左右該校首次公開聘人錄取者，留在原校任教。這四位中文系女教師中三位都屬邊緣的領域，<sup>14</sup> 沒有領域意識，也沒有傳承的概念。截至 2014 年 6 月，這四位女教師雖有 15 至 20 年的資歷，指導學生卻只有 20 至個位數的結果。處在邊緣領域、邊緣位置的學術成果生存與累積相對不易，學術傳承更加困難。

在阿珍的論述中家庭勞動經驗與職場勞動經驗時常交叉出現，是因為職業婦女的雙重角色讓女教授身兼二職，其職涯經驗時常伴隨家庭經驗發生，無法切

---

<sup>14</sup> 邊緣是相對於核心的領域，在系上非必修課，甚至不開課，但也可以說是新興領域。

割。職業婦女蠟燭兩頭燒的問題、男女斜坡理論（男高女低為主流）的影響，並不會因為當上中文系女教授而倖免。阿珍提到許多性別不平等的個人經驗，家庭勞務、傳宗接代、丈夫社經地位高低等家庭因素，不斷影響她職涯表現。中文系對阿珍來說是家庭的延伸，或是說家庭是系所的縮影；家內的性別關係也擴衍為中文系教師的性別政治。雖一是公領域，一是私領域，都是父權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驗證。其中一段談話如下：

我是幫忙系務這些人家不做的事情，我都會去做。到了這幾年發覺，時代在改了，一方面是我自己家庭的狀況，孩子都出去了，你就會覺得你做的努力沒有被肯定，還被重傷，會作一種突破，那一年的休假對我很有幫助，我就覺得這塊要補，補其實很難，學術是累積的，當我面對的時候才發現都沒有累積，我以前做的教學，都沒有落空，文章有在寫，可是寫的是教學性質的，那些不能升等，不能被認同，在學術界沒地位，什麼都不是，我才驚覺我做了這麼多家事，我是用做家事的心態在做這件事情，因為我的重點就在那裏，教學、理家。

阿珍因師專面臨轉型需要研究人才受到聘任，有機會踏入一般大學時，卻因偏重教學的研究著作，不受肯定，加上家庭的因素連帶影響她升等，無法在研究所開課，指導學生少，在系上逐漸邊緣化，被定位為「教學型」教師。學術無法累積導致申請國科會連年不上，讓阿珍覺得心灰意冷。女性除了要肩負私領域的家事工作，進入公領域（大學）卻仍是以做公領域的家事勞動居多。因此，阿珍說「我才驚覺我做了這麼多家事，我是用做家事的心態在做這件事情，因為我的重點就在那裏，教學、理家。」深刻傳達女性在中文系的雙重艱難處境，從私領域走到公領域，家務勞動無人分擔，在公領域，一樣在做公領域的家務勞動，理家、理系沒有差別，負責繁瑣又不易被認可的，卻是撐起家庭與系所、成就他人的隱形工作。

蔡幸娟統計成大創校 70 年來女性主管與女性教師比例，認為性別刻板印象認知影響學科、職位與職階之性別隔離。女性缺乏策劃能力、統馭力、管理能力、研究能力的刻板印象，使女性難以被派任為接近權力核心的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多出現在其工作領域具有性別刻板印象之「適女」特職之單位，如圖書館、文書保管組、護理系、小兒科等等。這些工作領域皆被社會價值判定為「次級」的工作領域，而社會價值低又與性別隔離有關聯性：社會價值低的通常是「適女」的工作領域。女性通常往這些領域發展也比較容易，相對也比在「適男」領域中爭取權力來的容易。<sup>15</sup>

從蔡的文章可以發現科系相對的工作領域所需的性別特質左右領域社會價值高低息息相關，卻也是影響女性主管多寡的關鍵。護理系是極端的「適女」例子，學習與工作領域成員高度女性化，其工作性質仰賴耐心、細心、愛心等女性刻板印象，同時造成護理工作去專業化，領域社會價值低落。成大護理系成立至今，未曾有過男主管派任，清一色為女主管。就中文系而言，戰後台灣的中文系可以說是女性化的科系，學生以女性居多，占百分之七八十以上。但是女性化的科系不等同於「適女」的科系，如蔡言，相對的工作領域是否仰賴女性性別刻板印象配合，中文系才足以稱「適女」的科系領域。

非師專非技職體系、強調學術性的大學，中文系的職業相對性相當低，沒有明確工作領域，其社會價值（畢業生出路的社經地位）相對模糊，無法談具備何種性別刻板印象。一般認知中文系的出路如國文老師、記者、編輯、文書人員等。然而國文老師的「專業」應為教育，並非國文，需要額外習修教育學分養成教師專業。記者、編輯等文字工作者，並沒有明確形象、性別特質，且一般中文系的主要課程並未著重培訓文字工作者的「專業訓練」。因此我認為中文系職業相對性低，是指無法提供明確的職業想像，與就業率低不同，但是缺乏明確職業想像仍是影響科系女性化的重要因素。

科系缺乏職業對應造成科系畢業出路對應什麼職業、該職業適合男性還是女

---

<sup>15</sup> 蔡幸娟，〈「成大」創校七十年之女主管與女教師〉，頁 365-398。

性，皆無法想像。換言之，缺乏特定的工作領域對應，性別特質亦無從想像，中文系性質既非「適男」科系也非「適女」科系。這種情況下，中文系工作領域性別特質缺乏、女性個人能力的高低亦無法以專業性量化評量，前述缺乏統馭力、管理能力、研究能力的社會性別刻板印象影響力反而高於職業對應性高的科系，而男性持續在中文系中佔據權力核心位置。

- Apple, Rima D. (1997). Liberal Arts or Vocational Training? Home Economics Education for Girls. In *Rethinking Home Economics: Women and the History of a Profession*.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79-95.
- Rossiter Margaret W. (1997). The Men Move In: Home Economics, 1950-1970. In *Rethinking Home Economics: Women and the History of a Profession*.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p. 96-117.
- Thomas, Kim (1990). *Gender and Subject in Higher Education*. PA: Taylor and Francis Publishers Harwood Academic, pp. 139-183.
- 徐宗國 (1995), 《工作內涵與性別角色》。台北：稻香，頁 44-51。
- (2001), 〈拓邊照顧工作：男護士在女人工作世界中得其所〉。《臺灣社會學刊》頁 163-210。
- 古家餘 (2014), 〈戰後台灣中國文學系的性別政治，1945-2014〉。高雄：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幸娟 (2007), 〈「成大」創校七十年之女主管與女教師〉，《成功的道路：第一屆成功大學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成大，頁 365-398。
- 謝小苓 (1992), 〈性別與教育機會：以二所北市國中為例〉，見《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版）》2（2）：179-201。
- 游美惠 (2014), 〈性別教育向前行？〉，見陳瑤華主編《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 年》。台北：女書文化，頁 209-239。
- 劉正、陳建州 (2009), 〈台灣高等教育學習領域之性別隔離與變遷〉。《教育與心理研究》30（4）：1-25。

#### 網路資料

- 大成報 (2014), 〈性別平等教育法實施十週年教育部積極回應各界意見及相關成果之說明〉。大成報：2014 年 06 月 29 日，[http://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8&n\\_id=62330](http://www.greatnews.com.tw/home/news_pagein.php?iType=1008&n_id=62330)。(檢索日期：2014 年 6 月 30 日)

代號	個人背景	學歷	經歷
小玲	1955 年次，軍人家庭。	國立大學中文博士。	高中一年。 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
阿珍	1954 年次，公教家庭。	國立大學中文博士。	師專語教系六年（曾任主任）。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阿珠	1958 年次，公教家庭。	國立大學政中文博士。	師專二年。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曾任主任）。
阿華	1959 年次，務農家庭。	師專國文組。國文系進修。國文所碩。國立大學中文博士。	國中小九年。某學院一年。師範體系大學中文相關科系教授（曾任主任）。
阿美	1961 年次，服務業家庭。	國立大學中文學士。美國教育博士。	國立大學教授、所長、一級中心主任、中心主任（無關中文系）。